

## 一树红火，几代眷恋

■蒋根其

今天太阳好，晒得背上暖烘烘的。我跟着老局长，还有几个常一块喝茶的老朋友，一起去王店镇红联村看老冯。

我和老冯是老同事了。以前在单位，整天一起忙进忙出，互相搭手干事儿，这交情就像存久了的黄酒，越陈越浓。好久没见，心里总惦记着，就想上他家坐坐，喝口茶，说说话。

一进院子，我就瞧见了当中那棵树。树干挺粗，约莫两只手能围拢，摸着很硬实，像憋着一股劲。树冠圆团团、厚墩墩的，枝条铺得匀匀称称，像个撑开的大伞，把大半个院子都拢在阴凉里。它站在那儿，就跟老冯本人似的，早早就在候着我们了。

老冯看见我们，笑得眼角的皱纹都叠了起来，忙招呼我们进屋：“可算来了，快进来坐！”他家是栋二层小楼，装修得挺亮堂。前院种着几棵名贵树，后院是一片菜地，青菜、生菜绿汪汪的，一看就是用心打理过的。

在客厅喝着热茶，话头很自然就落到院中那棵树上。老冯朝窗外指了指，说：“这叫‘骨里红’，是我爷爷传下来的。”接着，他就慢慢讲起这树的来历——他爷爷年轻时从绍兴平湖搬到王店的庄安村，搬家时没带什么，就揣了这棵红梅苗，亲手种下。三年后，家里又搬到洪庙村沙安浜（就

是现在的红联村），这树也跟着移了过来。到了二〇〇七年，兄弟分家，老冯在这头盖新房，树第三次跟着他迁到了现在这个院子。“算起来，它陪我家已经一百三十年了。”老冯说。

“我每年给它下一次肥，修两回枝。”老冯比画着树的高度，“不敢让它长太高，就修成这伞样，好看，夏天也凉快，邻居都爱来坐。”他说这树有意思，冬天悄悄打苞，过了年就热热闹闹开满花；等花全谢了，叶子才慢悠悠长出来。他掏出手机翻照片给我们看——嗨，真是满树红！密密层层，厚厚实实，像一团暖烘烘的火，又像天边最浓的晚霞。一朵朵小花精神得很，阳光底下薄薄的花瓣透亮，风一吹，轻轻颤着，像在笑。

“这树好啊，”老冯数起来，“开花时，我院子就是个景；夏天叶子密，底下阴凉；鸟也爱来，天天叽叽喳喳的；叶子能挡灰，结的梅子泡酒还能止咳。”他从不不用农药，就自己修剪、松土，这树也争气，从来没生过病闹过虫。

说着说着，老冯笑容淡了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声音低下来：“只是……这地方怕留不住了。听说高铁要从这儿过，我家得拆。”屋里静了一下。“这树……往后可怎么办？”他像问我们又像问自己，眼里愁得很。这树里头有着爷爷搬家的念想，掺着父亲、他自己还有孩子们的时光，一百三十年，早成了家里拆不开的一部分。以前有个上海人要买，他想都没想就摇了摇头。“不

是钱的事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是心里头挂住了，分不开了。”

我看他发愁，便说：“能不能移走？移到新小区，或者问问公园要不要？”他苦笑：“新小区挤，没地方种大树；自己找人移，费钱又费力，我这年纪折腾不动了。”他望着窗外的树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又说：“不过我还是得去问问、打听打听，看哪个公园或绿化单位能要。要是能留在近处，让我还能常去看看，修修枝、松松土，我就踏实了。我自给他们修剪三年都行，不要钱，只要树能好好活着。”

天不知不觉暗了。老冯留我们在附近吃了晚饭。告别时，我们跟他、跟那棵红梅树挥手，心里都有点不舍。回去路上，我总想起那满树红花的照片，还有老冯发愁的样子。这树的去留，牵着他的心，也牵着我们的。

有些东西，确实是钱算不清的。就像这棵树，它早不只是一棵树了。它听过这家的笑声和低语，见过四代人的日常，藏着一天又一天的念想。它站在那儿，就是这个家实实在在的魂。

真盼着这棵树，能早点找到个好落脚的地方，遇上真心懂它的人，把根重新扎进土里。等到明年、后年，很多个春天，它还能舒枝展叶，开出那一树红艳艳、亮堂堂的花。那份活生生的气儿，那份沉甸甸的牵挂，也就能跟着一年一年悄然地传下去了。

## 屋边的老柿树

■姚孝平

老屋很枯寂，屋边的柿树依偎着它，柿树也光秃秃了，浅灰瘦弱的树干上，布满白色斑点。

我站在白场上，向西侧身，隐约瞧见许多圆鼓鼓的柿子，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，肃立、摇曳、跳跃。

这棵老柿树，是野生的，它没得到人工服务，兀自生长，自由、洒脱。它的年纪，大概三十岁了，对一棵出生在墙边的斜坡上的野生树木来说，已难能可贵。它不言语，在风雨里挺立，在阳光下成长，在鸡鸣声中醒来，在农具的嘎吱声中沉睡。它见证了许多沧桑变化，这个小村坊上，年复一年，许多人不在在了，它依然立着。

它每年都结许多柿子。这种柿子，村民习惯叫“油柿子”，青翠，表面油滑，硬邦邦，带着几个黑点，里面有一到三个的核，个头比家柿略小，大的则差不多。若等不到它变红，吃法则颇有些麻烦：摘下几个，放圆口小甕里，铺一层柿子叶，撒几把草灰，密封。

四五天后，启封。经过“腌制”后的青柿子，变得暗黄色，捏一下，软糯。撕开一条皮，放进嘴里，也是甜的。众皆笑。毕竟免费，掉落又可惜，一家人便都站在白场上。父亲架着木梯，踩上去，摘柿子。母亲按住梯子，仰着头指挥：“右手边，两只——喏，头顶还有一只大的！”爷爷抽着烟，眯眼眯望着。奶奶倚着门，有时高声说：“东面有好几只，过来点！”叶子很浓密，柿子躲在叶子里面，不好找。我跳来跳去，欢庆果实从大自然落到父亲的手上、母亲的竹篮里。



摄影 王蓉

整个村坊42户人家，就数我家的柿子树最大，结的柿子最密。有的村民走过，微风中，总要抬头看一眼柿子树，露出羡慕的眼神：“哎呀，野生的柿子都能长这么大！难得！”

摘柿子，腌柿子，吃柿子，成为秋天一个必备的生活仪式。眼睛、耳朵、手脚、嘴巴、肠胃，都被柿子调动着。这是农家最好的润喉之物。看完一集连续剧，我跳下床，

打开甕盖，从叶子掏出一只柿子，“滋滋”几口，就下肚了。母亲走进来，连忙喊着：“舌头不要碰到核，把核吐到外面。”我踮起脚，扑到窗口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扁扁的柿子核清晰地落进了柿树旁的草丛里。

后来，我高了，柿树瘦了，叶子脱落，树干亮亮的，像一个中年人开始脱发。家庭多事之秋，没有谁去摘柿子了，即使一眼可见，也无心停留。柿子依然硕大、油滑。噗，噗，突然地、沉重地掉落在地，落入草丛，溜进枯树枝。村民路过，仰头，盯着看；摇摇头，一声叹息。

柿子树的枝杈已伸出墙壁，像一只只干枯的手在抓什么。这个秋天的午后，我站在白场上，南边的枇杷树枝叶繁茂，北面的柿子在亮闪闪的阳光里若隐若现。太阳就像一个无比巨大的柿子，卡在了枝头。

我心里震了一下，跑进老屋，取出生锈的铁盆，抓起一根长竹竿，举起，用力抽打。柿子悠然摇晃——不见了。我循着它们掉落的路径，在底下的青草里、枯草堆中扒拉，有的被我挖出，完好无损；有的就是寻不到。

铁盆里躺了六个柿子，围成一圈，肥大硬实，圆鼓鼓。一树柿子上百个，有的被鸟啄了，被蜜蜂叮咬了，掉在地上，烂了，贴紧地面，汁和皮都融化了。

我抬头，一只大蚂蚁不知啥时候爬到了眼镜片上，它昂着头，躯体乌黑、油亮，晃着触角。它应该也是从柿树上掉下来的。有着一对简洁的花色翅膀的胡蜂，悄然停在了柿子上，我抬头，连着蚂蚁也挺起了可爱的小脑袋。

## 怀念书信

■孙志强

当手机的点击代替了纸页的摩挲，楼下的信箱空了。这空寂不免引人怀念往昔那些纸短情长的岁月。

六十多年前，我与同窗三年的同学们从嘉兴师范毕业，大家各奔东西。绝大多数同学去了偏远的乡镇学校，甚至还有部分被派往长兴、安吉、余杭、临安大山里的初级小学。那会儿，同学们好像失群的孤雁，互相分外牵挂、思念。由于那时通信不发达，书信便成了大家联系的唯一纽带。几乎每天都有数封飞来的信件，翩然如美丽的蝴蝶，落在我的办公桌上。

因课务繁忙，每每收到来信，我并不急于拆阅，总是到了晚上批阅作业结束后，泡一杯粗茶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展开信笺，慢慢地细读。他们的心绪在字里行间一览无余，有快乐，有苦闷，有忧伤，也有关切与祝福，其中蕴含的深意使我终生难忘。

当然，我也会挤出时间，一一予以回信，告知自己的近况，寄去对处于困境中的同学的宽慰。

大家各自成家后，同学间书信往来渐渐多了起来，取而代之的是生活、工作中的必要书信。其中有两封信件，我始终铭记。

微信，言语都很简洁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疏离了。

然而手写书信仿佛一个温存的旧梦，以其不可替代的深情与郑重，在时光中依然静静散发着独特的光彩。

它所承载的情感，因其“慢”而格外真挚。书写一封信件，需要一笔一画地将思绪倾注于笔端。这个过程本身，就是一种深情投入。那独一无二的笔迹，或工整，或潦草，都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与温度，让收信人在展开信笺的瞬间，便能感受到那份被郑重对待的珍视。

不仅如此，手写书信还创造了一个远离喧嚣的深度交流空间。虽没有即时的消息提示，没有闪烁的表情符号，却具有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情感和温度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些纸墨的造物才更容易穿越岁月，成为可以被长久保存和珍藏的纪念，甚至能积淀为个人或家族的温暖历史。多年后再次翻阅，信纸或许已经泛黄，但当年的情愫与心境，仍然清晰可触。

如今，我有时会重读积存的旧信，在字里行间回溯往事，透过时光清澈的水波，寻觅往日缱绻精致的记忆。

怀念书信，怀念逝去的青春，也怀念那些以笔墨温暖了我一生的人们。

## 抬杠记

■谭万斌

俗语“抬杠”，本指两人较劲抬起重物，如今却成了无谓争辩的代名词。生活中“杠精”不少，可你见过真把“杠”抬起来的吗？嘉兴南湖便出了这么一桩奇事。

话说今年“双十一”下午三点，七星派出所电话骤响。菜场程先生报案，声音里压着火气：“有人把道闸杠子生生抬坏了！”

民警到场一看，监控里那幕着实令人哭笑不得：一辆小货车停在出口，道闸横杆纹丝不动。驾驶员跳下车，被人家说“本来就是坏的”——这好比说一位素来守时的伙计突然偷懒，委屈啊。”

程先生嘴角动了动。民警转向俞先生：“你以为道闸坏了就硬闯，这好比以门锁坏了就砸门。可你瞧，”他指指窗外，“这门上不是贴着‘故障请拨’的电话吗？生活中许多‘杠子’，抬不动时，本是有钥匙的。”

俞先生连连点头：“是我糊涂。”

“不过嘛，”民警话锋一转，“老俞抬杠时那架势，倒让我想起小时候玩跷跷板。一头压得太重，另一头就悬在半空。生活的杠子有时也这样，一头是责任，一头是能力，失衡了，人就容易慌。”

程先生终于叹口气：“算了，赔礼道歉就行。谁没个难处。”

事情圆满解决。民警最后对俞先生正色道：“这次是杠子，下次若是别的呢？法律是社会的道闸，该停时停，该走时走。你几次推脱，好比在红灯前假装看不见——这次侥幸，下次呢？”

俞先生郑重鞠躬：“再不敢了。”

送走二人，年轻辅警好奇：“师傅，您怎么知道他认错？”

老民警笑笑，指指窗外菜场方向：“你看那新换的道闸，每天起起落落。它抬起的，是规矩；放下的，是余地。做人处事，不也这样？该坚持时寸步不让，该宽容时门开一面。真正的智慧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抬杠，什么时候该——帮人抬一手杠子。”

## 微信名，有意思

■禾尚

偶有闲暇，打开手机看看朋友们的微信名，觉得蛮有意思。

一个人的身份符号——姓名，可以说是与生俱来，绝大多数人是父母长辈给取的，无论这名字饱含希冀祝福还是随意流俗，如果没有特殊缘故的话，基本上终身不改，伴随一生。

但是自从有了手机微信这个通信平台，人们的社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。用微信昵称给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身份证注册一个名字，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己做主的机会，而且在虚拟世界里取名没有传统意义上“标准格律”的要求，于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脑洞大开的微信名涌现出来，成为网络世界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。

从一个人所取的微信名，大略可以看出他（她）的性格心态、人生三观、抱负向往。

有的人性格爽直，并不在意在这个平台过多展示自己的“特殊”一面，以自己的真名直示，大大方方开门见山，颇有一股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横气象。在我的微信群里，这类朋友基本上是性格豪迈的须眉丈夫，当然其中也不乏巾帼“女汉子”。看着这类微信名，仿佛那一头的朋友正双手抱胸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似乎随时可以来一个握手或拥抱，那副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的眉眼，那种即时感亲临其触摸感，隔着手机屏幕便奔涌过来。

更多的人乐意在此取一个有点文艺范的名字。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”，这是一个吐露心声展示内心的最好舞台，氤氲在心的诗和远方在此化作一个自己心仪的名字，诸如“月夜听风”“越过山丘”“蓝天白云”“耕地牧羊”之类，一眼可知这位朋友的心中向往，那是“青峰”之外的“浅梦”，“山那边”“海那边”的“逆风飘扬”。

也有朋友喜欢以自己的职业特长或兴趣爱好取名。我手机里

偿，对有些人不过一顿饭钱，对他却是孩子半个月的伙食。

“不是故意耍赖，”他抬起头，眼神恳切，“实在是……张不开口说没钱。”

民警心里了然。这世上有两种“杠精”：一种是为抬杠而抬杠，寻的是嘴上痛快；另一种是被生活抬了杠，压得喘不过气，偶尔失手，反成了别人眼中的“杠头”。

调解室里，气氛微妙。菜场程先生板着脸，俞先生低着头。民警倒了茶，缓缓开口：“老程，这杠子若会说话，它最气的恐怕不是被抬坏，而是被人说‘本来就是坏的’——这好比说一位素来守时的伙计突然偷懒，委屈啊。”

程先生嘴角动了动。民警转向俞先生：“你以为道闸坏了就硬闯，这好比以门锁坏了就砸门。可你瞧，”他指指窗外，“这门上不是贴着‘故障请拨’的电话吗？生活中许多‘杠子’，抬不动时，本是有钥匙的。”

俞先生连连点头：“是我糊涂。”

“不过嘛，”民警话锋一转，“老俞抬杠时那架势，倒让我想起小时候玩跷跷板。一头压得太重，另一头就悬在半空。生活的杠子有时也这样，一头是责任，一头是能力，失衡了，人就容易慌。”

程先生终于叹口气：“算了，赔礼道歉就行。谁没个难处。”

事情圆满解决。民警最后对俞先生正色道：“这次是杠子，下次若是别的呢？法律是社会的道闸，该停时停，该走时走。你几次推脱，好比在红灯前假装看不见——这次侥幸，下次呢？”

俞先生郑重鞠躬：“再不敢了。”

送走二人，年轻辅警好奇：“师傅，您怎么知道他认错？”

老民警笑笑，指指窗外菜场方向：“你看那新换的道闸，每天起起落落。它抬起的，是规矩；放下的，是余地。做人处事，不也这样？该坚持时寸步不让，该宽容时门开一面。真正的智慧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抬杠，什么时候该——帮人抬一手杠子。”

## 微信名，有意思

有一个善于做肉菜的厨师朋友，姓朱，取了个微信名叫“猪总司令”；还有一个善烧酱鸭的朋友，微信名叫“硬嘴”。初看有点发蒙不知何意，脑筋急转弯才感到有些发噱，不禁莞尔。文化界的朋友，则偏好用“一粟斋”“一笑轩”“听鹤阁”之类作为微信名，典雅清幽沉郁清新的书卷气扑面而来，看一眼便能濡染几分笔墨香，那是一种富含氧离子的舒畅之感。

而一些生性幽默特立独行笑傲江湖的朋友，平素常以自嘲来自嗨，取微信名时更是“一大碗”“鸡毛菜”“毛毛虫”信手拈来。仔细想来，形象概括到位，意味贴合得紧，不由得打心底里佩服这些朋友的“鬼才”。

还有几个朋友，由于工作身份的缘故，印象中向来严肃刻板不苟言笑，到了这里却玩起了反向操作，专门取一个与自身形象大相径庭的微信名。比如有一个叫“乖乖阿莲”的朋友，谁都想不到这个名字的主人，竟然是一个行伍多年戎马半生的政府官员，而且年过六旬长得五大三粗，黧黑脸庞满脸络腮胡子。

我揣度他打开手机看微信时的模样，看着自己这个不胜娇羞有些暧昧的“乖乖阿莲”，嘴角一定会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。在微信中搞一下反差强烈的恶作剧，也许正是对以往过于严肃端谨生活感到有些许遗憾，而做出的反向弥补吧，尽管幼稚可笑，却显童心未泯。

打开手机随意浏览，微信名如同百草园繁花似锦，一个朋友万花筒般旋转，无论这名字取得多么宏大叙事还是静水流花，沉郁顿挫还是澄澈高远，微信昵称主人非常鲜明的个人微信信息跃然面前。

有一个刚结识的朋友，初加微信时我不觉一愣，继而明了过来，不禁拍案叫绝，他的微信名是——“我们”。

不是吗？一加微信，我们就成了朋友，成了“我们”，这真是绝了。好一个聪明的微信昵称。